

律
疏
禮
書



異苑題辭

戊子歲余就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呂錫侯詣
徐賈檢書廢冊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噓人最
後得劉敬叔異苑是宋紙所抄三人目顧色飛
卽罄酒貲易歸各錄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錄
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祥游塞余亦兀兀諸生
間此書遂置爲蠹叢又十年爲戊戌下第南歸
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復共證定百許字
遂稱善本余間語叔祥何當令錫侯見之不更

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通無敬叔傳
因彙其事之散在史書者爲小傳俾讀者有考
焉已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識

劉敬叔傳

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起家中
兵參軍司徒掌記義熙中劉毅與宋高祖共舉
義旗克復京郢功亞高祖進封南平郡公敬叔
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國郎中令旣而有詔拜南
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

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于廐中使人將反
命毅方知之謂敬叔典禮故爲此慢大以爲恨
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誅高祖受禪召爲征西長
史元嘉三年入爲給事黃門郎數年以病免太
始中卒于家所著有異苑十餘卷行世

異苑題辭

欲中平于... 故... 上... 亦... 其...
 史... 事... 以... 亦...
 志... 公... 高... 西...
 命... 地... 其... 以...
 不... 日... 其... 中... 人... 錄...

異苑卷之一

宋劉敬叔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
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爲雩俗呼爲
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涸更驗響
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
是灾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太原温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

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
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
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
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衡陽山九嶷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
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
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

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一峯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清響亮徹。一峯名芙蓉，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綃，分映青林，直注山下。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尋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

人箕踞石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

一作忽

生忘形則

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
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藉廟自號卞王因改
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
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
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

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
中有弦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
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
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

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漕句容中道鑿
破瑤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甔
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
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
至大旱餘瀆皆竭惟此巨流焉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
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
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
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

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
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
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
湖爲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禱祭以
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棄業將罷
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
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
剖以爲膾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瀨

晉吳隸爲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
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湏臾有大魚
至群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
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蘭陵昌慮縣郛

郛一作郛

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

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
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
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
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
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
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
入穴見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
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
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
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
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
示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
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丈

異苑卷之一
刻李于海源前共父竟國自歸燕

異苑卷之二

宋劉敬叔撰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

或作不扣自鳴

人皆異之以

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
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
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
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

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
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
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
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
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
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
張華以問博士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

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
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
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
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
卽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晉義熙中龐猗爲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

一銅鑪上焰帶鎖而行持歸以呈猗遂檻盛
逸下荊州無都北乃一作忽風雨有叫聲火
光燭天徑來趨船失鑪所在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甌金卜者云三年
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楯大船每有乘者輒漂
盪搖揚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凌浪如
故惟船吏章粵能相制伏及粵死遂廢去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

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
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
視其狀悉有錢處

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
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鍾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
而悽愴

越崔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鈞船河畔有祠
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
取之而歸有員蓋滿中銅器光輝曜日自然
作聲郭懼運蓋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共
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狔長可尺許
屋棟間乃自漏秣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
墜旣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
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

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
寄宿忽求買之曠恠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
氏覩二黃鳥鬪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旣得撞破內空段有二
鳥處

西域苟

一作拘

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

金鐵及手承取卽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則
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

可數遇

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罍

南康歸

飯一作

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抽就食其

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什失
徑家人啖之輒病

陽羨縣小吏吳龕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
牀頭至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
祭楫化而爲鳶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

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忻

一作陵縣

有棗樹一年忽生

桃李棗三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於沛年

荒穀貴士衆皆飢仰以爲糧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筭簣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元嘉四年東陽流

一作留

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

連理野人無知謂之禍崇欲斫殺之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蒂共生一瓜時以爲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園生瓜三莖一實

晉安平有越王餘筭菜

宜作菜

長尺許白者似骨

黑者如肉古云越王行海曾於舟中作筭筭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薯蕷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士藟若欲掘取默然則獲唱名者便不可

得人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

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鐮便聞土中呻吟聲尋

音而取果得人參

交州諸菌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既遍便

就朽爛肌肉消腐

隋縣永陽

一多縣字

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

名為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

別有異物籐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草

青夜赤五色迭耀

昔者... 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之二... 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之二... 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之二...

異苑卷之三

宋劉敬叔撰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
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劉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
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
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
鳴冲霄一奮而絕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

入異苑卷三
一
寂無言華問其故荅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
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
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鸚所搏教其啄鸚脚
僅而獲免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
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
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
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
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

嘉感卽爲滅火

五月五日剪鵠鵒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
鸚鵡不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叅軍五月五日剪鵠鵒
舌每教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
叅軍善彈琵琶鵠鵒每聽輒移時

山鷄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
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
鷄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肅仲將爲之賦

其事

其事一作甚美

晉義熙三年朱猗戍壽陽婢炊飶忽有羣鳥集
竈競來啄噉驅逐不去有獵犬咋殺兩鳥餘
鳥因共咋殺犬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
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
聽其聲者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
當爲大聲以應之

晉交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鷄愛

養甚至恒籠置牕間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
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由此玄言大進
晉義熙中羗主姚毗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
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臯養之此
溝

傳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
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溢陽止主人夏蠻舍中忽
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板取

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
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蠻於是相與執
杖伺候須臾虎至即格殺之同縣黃期具說
如此

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
都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
衛繫馬於戶前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
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

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
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着背上徑向深山
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日虎送桓下著

門外

太元中
三字誤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鱷魚十頭若有
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
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
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

九異苑卷三
四
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

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元嘉初青州劉幡射得一麀剖腹藏以草塞之

蹶然起走幡從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
焉幡密求此種類治傷痍多愈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
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
病者卽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
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
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爲大客因
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
勿復見侵便見躅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

田絕無其患

晉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叅軍在西
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
淚瘦瘠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騶馬墮而落澗追兵
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踟蹰臨澗垂鞍與堅堅
不能及馬又跪而受馬堅援之得登岸而

一作

西
走廬江

晉隆安初東海何澹之屢入關中後還得一犬

壯大非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於亡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嚙人衣裳也得沙門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卽拱手而立人
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
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
亦污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
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
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雨南

隴夜有大鼠形如狫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
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
勢旣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
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從
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
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遂齧殺之

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
與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
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

持皮去乃敢取刀

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卽當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

出畫藏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
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
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
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以作鮓過美故
以相獻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逾
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貲日不暇給俗說
晉云與龍共居不知神龍效矣

晉太元中東陽西寺七佛屋翕下有一物出頭
如鹿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酒
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
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殷若小雷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內地忽
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酌之嘗有一物
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隣人聞土
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
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趙牙行船於闔廬見水際有大槎人牽不動牙
往舉得之以着船船破槎變爲龍浮水而去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
射之一蛟中焉一作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
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
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
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

荊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
死者不脫歲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遙爲襄

陽太守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之便舉拳
曳着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忍殺之
今可呪令勿復爲患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
遂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
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
無蛟患

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屋者輒
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蘇卷

一作卷

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

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
異而餉之遂經數載產業加厚婦後密打殺
卽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餅猶不爲飽少時而
死

晉中朝武庫內封閉甚密忽有雉雥時人咸謂
爲恠張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卽使搜庫
中雉側果得蛇蛻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
媒屢雥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

成雉半身故是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

成上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

一作除字

遺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

許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

之於是貴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

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其唯龍乎

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
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
皆驗木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
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
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
之擔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
宵中樹忽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

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
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
我之徒計從安簿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
爾樹寂而止既至建業權命煮之焚柴萬車
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樹乃熟獻者
乃說龜樹共言權使人伐桑樹煮之龜乃立
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
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

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卽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臠食之須臾暴死惟不敢者無恙

鮪魚凡諸魚欲產鮪輒以頭衝其腹鮪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爲衆魚之生母也

晉義熙五年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爲鱷

今上鎮西叅軍與司馬張逝瞻河際有一棺
棺頭有鱸衆試令撥看都是髮亦有未卽化
者一說云生以秫潘沐死則髮變爲鱸又昔
有人食不能無鱸死後改棺鮠滿棺中鮠卽
鱸也

司馬休遣文武千餘人迎家人達南郡值風泊
船上岸伐薪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還以
鑊煮之湯欲熱皆變成數千蝦蟇

蝴蝶變作鮎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久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晉明帝嘗欲肆青閉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卽蠅所集處輒傳有詔喧然已徧矣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

呼爲叩頭蟲也

縊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旣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縊女名蟲

異苑卷之三

異苑卷之四

宋劉敬叔撰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卽滅其年蜀并於魏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篤性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慇懃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欲數世天子鍾

日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爲鍾定墓地出門
悉化成白鵠一云孫堅喪父行葬地忽有一
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
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
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爲監丞鄰黨相送于
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爲長沙矣
果起義兵於長沙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嘗刻鄴宮屋材

柱一作云後

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惠帝幸鄴宮

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及晉

惠帝幸鄴
年歷當矣

王敦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躬往覘之敦時
晝寢夢日環其城乃卓然驚寤曰營中有黃
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
人故貌類焉

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
息濮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忽有黃氣自西
南來逾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生孝皇帝曰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
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
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
玉爲飾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

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
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
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
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闕遂生擒曜謂是神

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晉時長安謠曰秦川城中血沒踈惟有涼州倚
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殲破浮血飄舟張軌
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涼州張駿字公彥九年天雨五穀於武威燉煌
植之悉生因名天麥

涼州張祚僞和平中有神見於玄武殿自稱玄
冥與人言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
甚信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宋武帝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
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天兵
薄伐一作北征乃激洪流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床飲
吾酒唾吾漿殮吾飴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
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旣坑儒焚典乃發孔
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旣啓於是悉如謠者之
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
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

從此得病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裂梁無故
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刊安居
摧陷是烜絕之祥也

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
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
崩矣果如其言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
中忽有火光衆咸恠之自後蕃臣構兵洛陽

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晉永嘉元年車騎大將軍東瀛王司馬騰字元邁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皆缺騰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得食未幾晉遂大亂騰後爲汲桑所殺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秦始皇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

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奉聞
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
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
諱也

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
之音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
長數尺來摸經案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

自此而衰

晉孝武太元末有讖曰修起會稽其後盧修果

從會稽叛

晉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時王弘守吳郡晝坐廳視事忽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南人家屋上頃臾火遂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微弱之象也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臯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

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彊歛有一手間在
衆臂之中脩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
爲桓大司馬所殺舊傳藏彊令人生離斯驗
深矣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
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
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
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
秦庭卽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

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玄破於
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
皝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
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
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
羗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佛佛虜

一作乞
佛虜

凶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

是佛中之佛尋被震死既葬而復就塚中霹
靂其樞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
也國少時爲涉去所襲元嘉十九年京口霹
靂殺人亦自題背

涼州張寔字安遜夜寢忽見屋梁間有人像無
頭久而乃寔寔甚惡之尋爲左右所害

盧龍將寇亂京師謠言曰十丈瓦屋蘆作柱薤
作欄未幾而敗

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

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寃爲刺
史度之爲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
而文帝爲元凶所害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
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于上
位在無極侃以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
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曜

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

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

靈寶亥

小字也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

爵之祥

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

中鳳凰集其庭相人韋覈謂之曰子必協贊

大猷

徐美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美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惟美之在外獲全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齊長尺餘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藪頗善占筮嘗云吾子當

至刺史後朗歷刺青廣二州

晉賈謐字長淵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謐齋屋柱陷入地壓毀床帳飄風吹其朝服上天數百丈久之迺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謐甚恐明年伏誅

晉孝武太元年劉波字道則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

晉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內

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
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覓了不見
人劉明年竟被誅

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
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楯爲及敗
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楯蒙首而奔

晉安帝義熙三年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嘗照鏡
不見其面俄而難及

元帝永昌元年丹陽苻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

及還家多變恠自照鏡不見其頭乃視庭樹
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先時歷陽陳訓私謂
所親曰其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又
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
領兵則可以免至是果爲敦所襲

東晉謝安字安石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啣
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
易是月而薨

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

卽軒雲而去明尋被害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
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
上須臾下地復還登床尋而第三兒緩懷貳
伏誅

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
更相啣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瘧疾數
日而亡

晉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

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滅桓振
玄從父之弟也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懦慄逾劇及
徙荊州益復怏怏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
儲兵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
遂吹紙入空湏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高

祖南討毅敗擒斬

永初中北地傅亮爲護軍兄子珍住府西齋夜
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橫豎

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
被誅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

分別顧瞻城闕歔歔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

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

一作

歌曰生人作死

別荼毒當柰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啣其

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

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

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艚勿加斲斧工

人誤截兩頭檀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
讐匠違約加斲凶兆先構矣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
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
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清溪青揚是
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東海徐羨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
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
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
旣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水及籠上裝之名曰
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
頭就人借頭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爲交州刺
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
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
變爲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屬目覩其首在
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彭城劉敬宣字萬壽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
投一隻芒履於座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
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安國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卧于當路豫蹴之
狗曰汝卽死何以蹋我未幾豫死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
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

病殞

張仲舒爲司空在廣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

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
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
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伸舒
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
暴疾而死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
別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
淹滿篋及爲臨川郡舛中歛有大蟲謝遂被
誅

謝晦在荊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
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廼紙盤須
臾而沒

闕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克有大蜈蚣長三尺落
克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姥
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
死亡相繼

新野庾寔妻毛氏嘗于五月五日曝薦蓆忽見
其三歲女在蓆上卧驚怛便滅女真形在別

床如故不旬日而天世傳仲夏忌移床

夏而後

第五年秋父老病甚有疾

克婦與僕而亦相以病如瘳出乃克

不取妻數一月而病瘳對六年三月

死而相瘳

初野疾與妻老氏皆于五月五日

死文情不命百而天皆瘳瘳更出孫承

異苑卷之五

宋劉敬叔撰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

一作麻

姑廟姑生時有道

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當令殯殮不須墳瘞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沒溺之患巫云姑旣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商旅經過若有禱請則
一時能使湖中分風沿泝皆舉帆利涉無虞
秦時中宿縣十里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
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晉中朝
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
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卽是也君至
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
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河伯欲見君此人亦
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

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
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
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
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所破之
竹棄之於野卽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
作羨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
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
柯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訢以竹王非血氣所

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間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吏李瑀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晉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

洛值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
進既投奏卽日得渡

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
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
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
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
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
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爲桓宣武
所誅便失所在靈恠太元中形見于丹陽求
立廟未旣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
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
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
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
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
之神爲是物憑也

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

竦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
乘馬繳殺數頭卽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
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
經日謝卒慶名負靈運父也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
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覓載見一
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
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
伯道拜謝而還

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
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
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
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晉義熙中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
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
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
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
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因贈銀鐸一

雙而滅

鐸或作環

晉時信安鄭徽

一作徽

年少時登前橋彷彿見一

老翁以一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令零落
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忽失所在徽密開
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雖家人不之知也後
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徽年
八十三病篤語子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
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絕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

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者悽愴杜
氏嘗夢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
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
畢加取影象焚判而後去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

嫉

一作姑

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

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
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
亦歸曹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投者覺重

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
躑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一作行年蠶桑又善射

鈞好則大儻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

試往投便自躍茅

一作穿

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了無

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

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

聳輕越極睇乃没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

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剡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
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隴詣褚共至
神舍燒神座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
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
楊明府扇耶言畢迴騎而去隴遂得痿病死
晉武太始初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
山下有項羽一作藉廟相傳云羽多居郡廳事
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
曾爲此郡未聞有灾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未

凡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長山張舒庵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

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宮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留十五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卽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旣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

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
忽遇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
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歷陽石秀之倏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云聞
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
自陳云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而劉殞石
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
溢有估客載生鱸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

聖賢卷五
以爲狡獪村民見之以魚鱸非樹中之物咸
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
遂名鱸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
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卽取作臠於是遂絕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
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

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
刺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
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

衣袷服仙羽升鵠而騰颺

晉太元末湘東姚祖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
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枉
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相與翻然飛颺遺
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時字自後皆鳥跡

一作

篆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
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
醉後常不食亦不饑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
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
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旣
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
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
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有終焉之志卽效而
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
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迥亮解音者則

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
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飈燁
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
於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

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永初二
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沙
門道賢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
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

日君旦食肉美否曰美熾曰我生不能斷肉
今落餓鬼地獄道賢懼讐未及得荅熾復言
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
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
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

靈味寺在建康鍾山蔣林里永初三年沙門法
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棲谷
隱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
林薄明日履行惟見清泉湛然聚徒結宇號

曰靈味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葬猶未
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葬啟蓋視之但見雙
屐在棺中云

元嘉中丹陽多寶寺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
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
衣持小刀挑目精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嘗誦經長齋非
道不行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

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
前乃是天鉢中滿香飴舉坐肅然一時禮敬
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
尚存士度以惠懷之際得道

太原王玄謨字彥德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
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
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
忽傳唱停刑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

構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去石盂隔一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啜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遂絕水經數日死臨死向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向人請手少報曾許一歸故錄其以益與辭
 之恐有轉因出與數本登樓日天詔不
 論其當與應知基亦不許嚴於舉歸姑錄
 由之以茲亦手至一自三十忽具一燕殿
 奉舍夫亦孟訓一小開日父卦數以木為樂
 亦亦其古法計軒景摹此刑字摹因錄其
 異苑卷之五 亦亦其古法計軒景摹此刑字摹因錄其

異苑卷之六

宋劉敬叔撰

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帝呼曰彥
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崇少日遂
薨初陵旣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
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晉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
忌而殺之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坐上脫
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魚肉之屬以內頸中畢

還自安其頭旣而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
馬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亂軍還世宗殂
而無子後有巫見帝涕泗云國家傾覆正由
曹爽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
玄以時望被戮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
初來時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
黑单衣草帶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耻與
魑魅爭光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
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
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
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殯殮畢夢此人
來謝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
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
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
其能無以酌抗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

少不甚欣解旣曉便去稅驂逆旅問逆旅嫗
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
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
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說陸雲獨行逗
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
火光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至一家墻院甚整
便寄宿見一年少可二十餘丰姿甚嘉論叙
平生不異于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
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廻望向

處止是一塚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乃大怪
悵

晉永嘉中朱彥居永寧披荒入舍便聞管絃之
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
殺其犬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卽不移居亦無
後患

晉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
坐倦悉寢惟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窻外有唱
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

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于突始悟是鬼

劉聰建元三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
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
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
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
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
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
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晉太元中桓軌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

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墜瀨死道生形見云
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覩還母哀
至輒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
從此便不得復哭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
孔氏嫵婉綢繆遂有妊焉十月而產產悉是
水別房作醬澤曰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
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致劬不復堪經少時
而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
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
當相免也旣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跟向猛猛
婦舉手指搗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
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壻乃得免

晉新野庾紹之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
情好綢繆桓玄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義熙
中忽見形詣協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
便至兩脚著械旣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

由得顧荅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耳
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畧不甚諧對具問親
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
爲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曰卿
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
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遽
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
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
晉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
艷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
銅鏡與琦便結爲伉儷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
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
悉變爲蝴蝶繽紛飛散忽有一物衝輝夫腋
下便倒地少時死

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
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

上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於
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義熙中長山唐邦聞扣門聲出視見兩朱衣吏
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崗殷安塚中塚中
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
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

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
允爲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晉太元中吳興許

一作沈

寂之忽有鬼於空中語

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
走車爲壞寂之有長刀乃以攝置瓮中有大
鏡亦攝以納器中

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
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垢甚滑澤
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
疾瘡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
虎陰尚餘煖氣使兒炙噉瘡卽斷絕公常使
董梳頭髮如野猪毛牙之後詣祭酒上章於

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埴掘得數斛大蟻
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
金一餅求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
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乃牙之家鬼

沛郡人秦樹者在曲阿小辛村嘗目京歸未
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宿
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
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
樹旣進坐竟以此女獨居一室慮其夫至不

敢安眠女曰何似過嫌保無虞不相誤也爲
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
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
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迺俱起執別
女泣曰與君一覩後而無期以指環一雙贈
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
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
如故

南平國蠻兵

一作岳

在姑孰

一作蘇

便有鬼附之聲

叨叨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每占
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事有驗時郊
倚爲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
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諺或
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鏤所在姥獨罵云
何物鬼擔去戶外卽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
不偷鏤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鏤
亦尋獲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
言不忍也既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
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
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臨

一作
林

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

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盈盈正
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事異辭恠

瑯琊王凝之字叔平妻左將軍夫人謝氏奔之
女也嘗頰亡二男悼惜甚過哭泣累年若居

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若鎖械慰免其母
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
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瑯琊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
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
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旣窆反虞輿
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
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騁之云非爲永
葬故不具儀耳

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髯毳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談爲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而藉沒家財馬法存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寃如此經日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邵之比至揚都亦喪

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後還其婦來喜聞體

有鞭痕而脚著鎖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
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陳郡顏延之字延年有愛妾死延之痛惜甚至
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
懼墜地因病卒

永初中張驥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憑
几而坐以箸刺柜救食之

柜救膏
環也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入廡
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

異苑卷六
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
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
悉得時病旣而漸差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
得乃去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
嘯對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
衣紫羅之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
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
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

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
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
魏累官青州刺史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
媼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
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
杪鬼狀迺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
辟惡此其驗也

元嘉中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見一鬼長
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
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
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
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
家嫁女就張借  鬼求紙筆代荅張素工巧
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元嘉中潁川宋寂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遂爲
寂驅使欲與隣人樗蒲而無五木鬼乃取刀

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卽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元嘉十二年長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在靈牀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將去二小鬼捉樸在門可就取也孫求樸卽得又云汝叔從都還得鍠犁鑿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以兩鐵拊加蒼蒼作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絕

黃州治下有黃父

一作文

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

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
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
不絕

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
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
形長丈餘胸臂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
正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
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
乍小或似氣或爲石或爲小鬼或爲婦人

或如鳥獸足跡或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
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
人也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
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
可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
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
士請符懸著窻中見便大笑云欲以此斷我
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

異苑卷六
十三
數日歎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
於是遂絕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
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
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
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
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
引弓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
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

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飴授之
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
羅牀帳障一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
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
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荅
曰糞汚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
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
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毘誦呪文見諸鬼
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

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
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
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
荅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
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吊其叔喪敘致哀
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
大摩剎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
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句章人

一
人字無

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

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征首尾
三載死桐欻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巔
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
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復歸如見

異苑卷之六

聖德卷之六

遠彼長風... 北嶺... 空中... 白... 存... 同...

異苑卷之七

宋劉敬叔撰

漢武帝冢裏先有玉箱瑤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卽令鑿看果得太

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
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魏武
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譎一作當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塋南境而墓常
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
中太原温放之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卽
墜馬而卒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
有古塚每日作茗飲先輒祀之二子患之曰

古塚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王
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二百餘年謬蒙
惠澤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
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遂覺明日尺
輿乃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
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慙色從是禱酹愈至

晉隆安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
吾塚明日牀前亟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爲設
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塚明朝一人詣門

求通姓朱名護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昨蒙
厚貺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僕巾
箱中有金鏡願以相助遂於棺頭巾箱中取
金鏡三枚贈從忽然不見

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
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構制甚偉器物
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潁川諸葛閭字道明墓在楊州莊蔣山之西每
至陰雨塚中輒有絃歌之聲

朱文綉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綉旣死子鍾
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雞山綉墓於其
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爲
雞鍾魂魄化爲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
曰雞山別飛嚮雉澗和清音

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間占者云有王

氣宣武仗鉞

威一作

西下停武昌今鑿之得一

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
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嚮發長川

熙後嗣淪胥殆盡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塚青州人開齊

襄公塚並得金鈎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茲

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

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見一古墓有

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

十載三月墜于懸巘和蓋從潮漂沈輒泝流

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啟之見一老姥

年可七十許，皤頭著，珪鬢髮皓白，不如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葬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脯，施於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形骸飄露。今以值一千乞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卽用改殮，移於高阜。

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塚，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人於其中得銅釜及鑊各一。又云江都郡東界有黃公墳三所，陰天

恒聞有鞞角之聲

卽墨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可移動
犯之則大禍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
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
爲人發露乞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
有白骨脛長三尺逐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
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
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爲中散大夫後爲

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

晉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

一作

推

雅曰君當為大郡守而不能善終大象者

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故為大郡然象

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

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

之而取其郡

鄧艾廟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毀已久晉安北

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

也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廟爲

立瓦屋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
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
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陶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
八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闔者以杖擊之
因墮地折其左翼驚悟左腋猶痛其後都督
人州威果振主潛有闕擬之志每憶折翼之

祥抑心而止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竒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

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

也堅不從卒以敗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
果產後如其言

晉武太元二年沙門竺慧猷夜夢讀詩五首其
一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爲六奇木遣人以
伐取載還柱馬屋

太元中太原王戎爲鬱林太守泊船新亭眠夢
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旣覺得之
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災

晉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
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旣貞固我當
目去耳

晉義熙初烏傷黃蔡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
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斗引弩
射之應絃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
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崗去
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
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

死於此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
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
苦莫伸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
殞

晉太原郭澄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
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
之反自廣州長民以其無先告因騁私惡收
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
烏角如意與之雖是寤中殊自指的旣覺便

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恙後從入關賁以自隨忽失所在

義熙中商靈均爲桂陽太守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商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守知冥理難逃辭不得免果卒官

商仲堪在丹徒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酌以酒

食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云仲堪遊於江
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
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
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
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

而沒

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取爲研製形象魚有
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研中常以自隨二十
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

爲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
詰旦至水側見鬻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
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
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
見此魚研在二妃側

劉穆之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爲琅琊府主簿嘗
夢與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
龍夾船旣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又嘗
渡楊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

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老姥問曰君昨夜有
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
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

景平中潁川荀茂遠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
角爲遠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
曰官生於水於是而寤未解所說因復寐又
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旣成遠
入中自試恨小卽見殯殮葬之渚次悵然驚
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喪儀

一如其夢

吳興沈慶之字弘先廢帝遣從子攸之賫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遂死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日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

異苑卷之七

異苑卷之八

宋劉敬叔撰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
勵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欲掩害之卽有風
雨郡兵不能掩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
此妖也欲見之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
風疾至聞室中數十人響應晃擲手中符如
風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
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

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
路旁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鼃鼃之屬
樂廣字彥輔南陽涇陽人晉惠帝時爲河南尹
先是官舍多妖恠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
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
外戶自開二子凱橫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
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遂絕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
白就奭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

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真情旣諧欣
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
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
杖擊女卽化成白鶴翻然高飛真恍惚年餘
乃差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

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出

一作
堀

中出精光耀日

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
旣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

或有人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槩刺取
逕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
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
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太元中吳興沈霸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
見牝狗毋待霸眠輒來依床疑爲魅因殺而
食之霸後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
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恥殺一作
歟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

復

晉孝武太元十二年吳郡壽頌道志邊水爲居
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
盈拱試共伐之卽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鵝
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
似蛇面眼

吳郡岑淵爲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注在江東湖
西太元中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
萍藻猶著腹下

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
麾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
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
之與女觴餽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羣
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惟餘一者
隱在簣邊晬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
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簣中有人晬之卽發看
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瘥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

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
焚之婢卽平復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齋父書到郡達石亭天
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
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
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

晉義熙中永嘉松陽趙翼與大兒鮮共伐山桃
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
日自歸空中有語聲或歌或哭翼語之曰汝

既神何不與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壁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厠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挂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

死

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
及升車女忽然失恠出外歐擊人乃自云已
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
鼓以術呪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湏得妖
魅翼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其
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
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
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

冒來先入慢與女辭訣女遂慙哭云失其姻
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
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
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元嘉初建康大夏營寡婦嚴有人稱華督與嚴
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
陽門內街卒呵問荅曰我華督造府徑沿西
墻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爲鼉察
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

歲久因能爲魅殺之乃絕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襲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

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

一女子著青裙白滷一作領中來就其寢母一作母

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

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

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

同阜蝨矣蚯蚓土精無心之虫與阜蝨交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

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尊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爲獺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床就琅便宴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懈作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

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
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
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
道香疾便愈

元嘉十九年長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復
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
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
于屋後其夜有羣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
寂家亦無他

餘姚縣倉封印完全既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
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卽密
令毀龜口於是不復損耗

瑯琊費縣民家恒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扁鑰
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
臂甚滑澤有踪跡乃作繩彊放穿穴口夜中
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髻長三尺許從此
無復所失

永康舒壽夫與同里獵於遠山羣犬吠深茂處

異而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
蒙然而縐齒落通身黃服裁能動搖因問爲
是何人而來在此直云我有三女姿容兼多
伎藝彈琴歌詩閑究五典壽夫等共縛束令
出女公曰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喚
不可得來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
俄而變成一獸黃色四足其形似皋又復似
狐頭長三尺額生一角耳高於頂面如故壽
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晉廣州太守馮孝將男馬子慶一女人年十八
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
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籙乃壽至八十餘
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
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生一
男一女

鄆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
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
所恨也

縣

臨海樂安章沉

一作沉

年二十餘死經數日將斂

而蘇云被錄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
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
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
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
沉卽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
英亦同遣去秋英卽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
脚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
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爰接更相問

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
前倒棗樹卽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沉先爲
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門依此尋
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
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
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
甚羞不及寢嬾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
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
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爲天意遂

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瞽聵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妊
孕未滿三月著媢衣冠平日左繞井三匝映
井水詳觀影而去勿返顧勿令媢見必生男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
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
名胡兒

元嘉中高平平丘孝婦懷妊生一團水得日便
消液成水

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
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虎而
去

太原溫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
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丹陽縣慶婦生一男一虎一狸狸虎毛色斑黑
牙爪皆備卽殺之兒經六日歿母無他異

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瘡搔之成瘡兒
從瘡出母子平安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玄
遂寵擅諸姬有身及玄敗郭還遂產一兒一
鼠毅怒殺兒鼠走枯莽中其後郭病死方殮
鼠忽來跳入棺內

元嘉中沛國武漂之妻林氏懷身得病而死俗
忌含胎入柩中要湏割出妻乳毋傷痛之乃
撫尸而祝曰若天道有靈無令死被擘裂湏
吏尸面赧然上色於是呼婢共扶之俄頃兒
墮而尸倒

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
實遂不復肌舉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
武聞而收養還食穀齒落頭白

吳天門張某

一作蓋

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

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烟火湏臾見一人形
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猿與語不應因
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處

晉咸寧中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爲業
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

見悲號鹿跳躍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
復弋獵至孫復習其事後忽射一白鹿乃於
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鄉
居年月在焉覩之悔懣乃燒弓矢永斷射獵
晉太康中榮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
狂奄失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
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
以執鞭之士不堪魘躍神怒還使剥皮皮已
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一作

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
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
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
依山爲居至林麓卽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一
足卽成其尾也

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闡殺犬祭鄉里綏山煮
肉不熟神怒卽下教于巫曰桓闡以肉生貽
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

見人以斑皮衣之卽能跳躍噬逐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
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誠
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
陽殮畢覺棺空卽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
狐也

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黃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
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
色如熊問其何故荅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

去見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
熊矣

陳郡謝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瘡諸治莫愈
夢日環其城乃自匿遠山卧於岩下中宵有
物來舐其瘡隨舐隨除既不見形意爲是龍
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鴨肉乃成瘕病曾滿面赤
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湏臾煩悶吐一鴨
雛身啄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綴昔所食肉

病遂獲差

山陰有人嘗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勞輒劇
食乃止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
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爲餌而引得一
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
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

問曰日觀盡鄰矣五鼎...

林之三其香其通...

中亦一...

有人焉吞美...

食...

山...

異苑卷之八

...

異苑卷之九

宋劉敬叔撰

後漢鄭玄字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
還玄過樹陰假寢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
墨汁着內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卽返遂
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
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筭玄玄當在土
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
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

從此而歸玄用免焉一說玄在馬融門下三
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筭渾天不
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筭
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
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
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
木此必歿矣遂罷追玄竟以免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之卜曰當在
西向窮墻中可視諸丘塚中牛當懸頭上向

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爲藏已牛告官按驗
乃知是術數所推

洛

或作路

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日於東
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
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
甕中出

中書令紀玄龍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
隣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
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留

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
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
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
兩薪積間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
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便死
視之則狐自是主人不復有災
時有利漕治下屯民捕鹿者獲之爲人所竊詣
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
也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

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
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忽患頭痛壯熱煩疼
亦來詣輅十輅爲發崇盜者具服令擔皮肉
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
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

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
當逢一人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

安德冷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

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
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婁離候不過日
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
民來告如輅言

輅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
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肫一頭酒一壺來候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
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

驚怖

館陶令諸葛原字景春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
賓客並會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
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湏變依乎宇堂
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
倒懸門戶衆多藏精畜毒得秋乃化此蠱窠
也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得食利
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
中使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

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
郡官舍連有變恠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
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
山故因昏夕多有恠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
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清河王經字君備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
有一恠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
不爲恠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

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
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
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爲江夏太守

晉南陽趙侯

一作度

少好諸異術姿形悴陋長不

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地作獄
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
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
米在焉會徒跣頭履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

人有咲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卽掩
鼻不脫乃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
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
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穎川庾嘉德善於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
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
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始一理也旦出郭
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生驚奔
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
十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
共行暮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竊
意非屋莫宿戒遂負擔櫛休巖崩壓停者悉
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
髮爲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
之忌收髮而止婦慚愧負恚乃自沐焉散髮
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人也斬首而去

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

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倒斃
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晉咸寧中高陽新城叟爲涇祠妖幻署置百官
又以水自鑿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儼然百
姓信惑京都翕集收而斬之

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僦船東西遠近僱一斤
時有不至所屆欲減金數舡主便作幻誑使
船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惶
怖還請賽船合如初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
後出民間破宿瘦辟暹徹腹內而令不痛治
人頭風流血滂施噓之便斷瘡又卽斂虎傷
蛇噬煩毒隨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鵲
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
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
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
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童因起謂

曰誰敢近陽童者鬼卽稽顙云實不知是陽
使者童便勅使乘舩舩飛迅駛有過猛帆至
縣乃遣之

滎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脚患癰
癰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
樹樹旣生女脚亦差昔差向空去觀眼揉錯

異苑卷之九

齊刺效參前以對人豈安中

異苑卷之十

宋劉敬叔撰

介子推逃祿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
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
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田文母嬖也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毋私
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遂啟父曰不舉五月
子何也父云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
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

其戶耶父知其賢立爲嗣齊封爲孟嘗君俗
以五月爲惡月故忌

魏安釐王觀翔鷗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鷗之飛
視天下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鷗
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
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
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鷗安知大王之
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鷗鳥未悟無用之鷗
鳥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

然飛去莫知所之

鴟一
作鴟

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
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
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卽於鼓處直
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跡
云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
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娑娑
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緣一作循江號

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
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
江南道傍爲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
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
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
見而不能子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
于江渚曰第四車解旣而禰正平也衡卽以
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管寧字幼安避難遼東後還汎海遭風船垂傾

沒寧潛思良久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
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魏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
于沈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
白太祖太祖甚怒渡遼鮮于輔進曰醉客謂
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
耳由是得免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
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
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

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妻郭氏爲人凶妬
生兒犂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閣犂民見
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懷中嗚撮郭遙見謂
充愛乳母卽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
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肉潰膚裂
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
照炎灼發於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

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晉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懼而放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爲驚

潯陽周虓字孟威晉寧康中鎮于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虓清道虓躬治達陌謂使者曰煩君與語氏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

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虺
屍歛迴眸斷齒鬚髭張列睛瞳明亮迴盼矚
堅堅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

斤卽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
不肯受陶送付縣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
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又牋與河
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

牋謝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
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順陽南鄉楊豐與息名香於田獲粟因爲虎所
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搯虎頸豐遂得免
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平昌孟
肇之賜貸之穀旌其門閭焉

崔景賢爲平昌郡守有惠民政嘗懸一蒲鞭而
未嘗用

任城王六月沈飲忽失所在人以爲中酒毒而

化

東莞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鯁魚嘗詣孟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
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南康國吏二
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
膳

太原孫廣頭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碁喪大功

小則小功總服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必遭
禍難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
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
見明荅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須臾火燎資
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鶴鷄脫遇諸
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
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晉陵曲阿揚晚

一作湯賦

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

直爲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

風及劫盜者若投晚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
所埋金皆移去隣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
忽有百許萬鏹封題是揚晚姓字然後知財
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予嘗以古今怪異之事不可殫紀及讀劉敬沐
異苑幾備矣然載秦世謠而不及仲舒修履
之奇載高陵兔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
弓德星可采而宓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
熾真奇而佛圖澄豈容斥逸至于絡繹之女

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憇輩種之異趣
志不一牧不知敬特表何居也姑存之以俟情
覽者廣焉 湖南毛晉識

異苑卷之十